

曾跟隨舞蹈大師威廉·佛塞學舞的藏族舞蹈家桑吉加再次來到香港，為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重排五年前的作品《那一年·這一天》，並賀CCDC成立三十五周年。

被朋友們叫做「桑巴」的桑吉加，曾被譽為「最完美的舞者」，現在更是內地外炙手可熱的編舞家。五年不見，他鬢邊添了一點白髮，說起話來卻仍是爽直乾脆，說到「笑點」時忍不住自己先笑出來。

「舞者騙不了人，舞蹈本身也騙不了人。」桑吉加說。在舞蹈這條道路上，坦誠自處的他仍如佛塞所形容，「如河水般勇往直前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CCDC提供

《那一年·這一天》

時間：6月13日、14日 晚上8時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桑吉加

聽自己的心跳

在舞蹈中，



桑吉加曾回憶說，還沒跟隨威廉·佛塞學習時，有一次在外國看他的作品，被那種能量驚詫得哇哇叫。沒想到多年後，他的舞作也跳得舞者哇哇叫。《那一年·這一天》2009年在香港首演，舞蹈家邢亮也是其中一角，後來對我說，那個舞，能量、動作，要求的敏感度都極高，跳得累得他想趴下，可是「好爽」。問桑吉加這一次排練有沒有舞者「hold」不住，他大笑：「今天已經有人handle不住，臉都綠了，氣喘得。但這也是開心的一件事情。在練功房裡面，其實是讓你把外面亂七八糟的，或者家裡不開心的事情、複雜的事情都忘掉，投入在那個裡面，盡情揮灑你的汗水，去體驗體能帶來的快樂，以及一滴汗水下來的那個剎那的狀態。如果你能找到並投入，那是個很享受的過程。等你靜下來，連汗水滴下來的剎那都成為一個表演的過程，那你就真的很牛了。我希望我的演員有這個東西。」

今年重演，舞作中過半的舞者都已經換人，整個作品的氣質也會不同。桑吉加要一邊尋找舞者身上新的特質，一邊「重新去學這個作品是甚麼」。回憶自己創作的初衷，不斷追問「為甚麼」，就像是今天的自己與昨日的自己的一場對話。《那一年·這一天》本來說的就是記憶，這創作的過程竟也如此點題。

在中國，挫敗感隨時會有

2002年，桑吉加贏得「勞力士藝術家計劃」的資助，前往法蘭克福芭蕾舞團，跟隨威廉·佛塞學舞。佛塞十分賞識他，給他最好的待遇，留他在身邊作助理編舞。四年過去，桑吉加卻毅然選擇回國，「我必須要走自己的路，不能永遠都是佛塞的一個舞者。」他曾說。要走時，兩師徒惜別，都差點流下淚來。

轉眼回國已經七年，除了要面對北京紛擾的社會生活、迥然不同的創作環境、遠算不上成熟的觀眾與市場，桑吉加沒想到

還要和霧霾天和大塞車「搏鬥」。「我常說我回來是給自己找不痛快來了，還真找着了。」他笑着說，自己以前都沒有發現，環境會這麼影響人。「我沒有刻意去尋找那種憤怒，那種歇斯底裡，但這個環境會影響到讓你這麼去做作品。人家問了，你們中國的現代舞怎麼老是悲劇？你去歐洲做，呆了兩年後，做出來的真的不會是悲劇，心境不同。我去挪威做，排練兩個月，後來發現原來你還可以相對這樣放下來，沒有了內在的那股勁。在這裡排練你肯定會有，在內地，天天聞到那股味道，整個教室中塵土飛揚，你的團隊一下出這個問題一下出那個問題，一定會影響你。」

他感嘆，在中國生活真的需要很強的承受力、定力和克制力，「在中國，挫敗感隨時會有。」這不僅關乎藝術家的專業，而是生活在這當下，生活中便難以避免會遭遇各種不可理喻的情與景。「當連常識都缺失的時候，到底這個民族是甚麼？這個社會是甚麼？你會有這種感覺。」他說：「但也正因為這樣我才願意呆在這。你可以旁觀，但也可以選擇主動參與，讓別人知道甚麼是常識，這過程更有意義。我可以去嘗試改變，不一定是很大的層面，比如觀眾對演出的看的方式——我用甚麼態度來讓你看，怎麼讓你覺得下次買票也願意來。包括跳舞的人看了我們的演出，覺得我還想動起來。這個是我的一個責任。某種意義上，我自己想要去做到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裡面來。」

對桑吉加而言，外面的世界總是吵鬧，可是能否在舞蹈中靜下來，那是性格使然。「包括這次的排練，我和演員說，你們的心不夠靜。嘩嘩嘩地熱鬧一下可以，但你能靜下來聽自己的心跳嗎？聽不到，這是人的性格。在這種騷亂的時刻，你當然會有徘徊、騷動，或是情緒崩潰的感覺。但作為創作者，真要去經歷了這些之後才能知道你想要甚麼，要用甚麼方式去



把這些說出來。從我的角度，創作是真的跟着人的切身體會，我一點都不要隱瞞，我不是個騙子，舞者騙不了人，舞蹈本身也騙不了人。一個肢體是否經過訓練，他是否用過腦子，一眼就看得出來。這個過程中你要去誠懇地面對自己所經歷的，情緒躁動，為甚麼躁，你要去問這個問題。」

憋不憋得住張狂

這幾年，桑吉加除了主要為北京雷動天下舞蹈團編舞，國內外的各種邀約也不斷。去年六月他為挪威 Carte Blanche 現代舞團創作的《不在，不再》在歐洲賣得滿堂紅，之後又為台灣北藝大的學生重排了經典之作《火柴人》，今年五月，他還來到香港，為APA的學生排演了新作《Pathos「我們笑着舞蹈」》。問他在這麼繁忙的創作中，是否真的找到當時回國想要尋找的舞蹈道路，他卻突然說：「我現在其實有點累了，我不想再這樣排舞，要緩一下，有點感覺好像要開始重複自己了，這不大好。」

桑吉加說，在香港的這兩天他晚上總睡不着，腦中不自覺地閃過一些畫面。「剛開始想的時候好像蠻有趣的，包括set、畫面感、色彩。好，第二天醒來卻會想：你是不是又回去了你習慣性的思路？這個方式我需要轉變。我以前太愛動了，現在也想動，但動的方式希望有其他有趣的可能

性。」他笑着說，一直以來，自己的舞蹈走得都是很科班，很技術、很體能的路子，而自己的個性中也的確有很張揚的東西，這些特點自然反映到了動作上，「但其實我性格中有另外一種東西一直沒有帶進來，很安靜的、細緻的。別人經常說我：哇，桑巴，桑巴，你簡直要瘋了……每次那個情緒都是嘩嘩嘩地出來。但其實裡面有很多細節貫穿，不然一直這樣也不行。但這個東西觀眾抓不住，那是我的問題，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提升出來，呈現我的細節，就需要換一個方式，不管能不能，我都想試試。」他頓了頓，大笑起來，「可人的性格，有時你憋不住那個張狂。」

對來自草原的桑吉加來說，藏族兒女，血液中天生就有一種狂放，「就是要橫着走路，你讓我收着走，我走不了。」他回憶小時候一次看到父親穿着藏袍走路的樣子後，忍不住在那一直學，「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個樣子，感覺這才像個男人。」「但話說回來，藏族也有很細緻的東西，很安靜的東西，很有信仰的東西，這些東西我身上應該也有，怎麼樣呈現在未來的作品中，是我現在在想的。」

這也正是桑吉加愛舞蹈的原因。創作就是學習自己的過程，舞蹈的單純與坦誠會讓你不斷地想，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，喜歡甚麼東西，又將去往何方。「這是讓自己不停進步的過程。」

敢觀舞台

文：小西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的形體與靜默

我思考了很久，在鄧樹榮的新作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，「瑜伽」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？之所以思考這樣的問題，自然首先跟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的戲劇場景設定有關：四位各懷心事與經歷的香港人，來到一個沒有特定空間指涉的地點，一起上瑜伽課。然而，瑜伽老師（鄧樹榮飾）卻因事遲遲未到，在百無聊賴之際，四人開始在一場又一場的對話與（語言與非語言的）交鋒中，一點一點的揭示出內在的喜悅、焦慮、矛盾與慾望。換言之，雖然瑜伽老師在演出快結束時才出現，將戲劇場景設定在瑜伽練習室，學員們做起瑜伽動作，自然合情合理。

瑜伽之必要

不過，熟習鄧樹榮的劇場美學，尤其是他過去在劇場形體方面的探索都知道，在他作品出現的任何形體設計，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。首先，瑜伽並不只是一種運動，也不僅僅是「拉筋」，而是一種修行方式。修習瑜伽者除了透過一系列的特定動作，發掘身體的潛能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練習瑜伽動作的專注中，達至某種冥想的效果。要知道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一般人都會受經年累月習得的

觀念與習慣影響（佛教所謂的業力或習氣），以既有的框框來認知自己以及自己跟世界的關係，而這些「假我」卻遮蔽了我們的「本性」，也令我們無法如實地觀照自身與周遭的世界。

導演鄧樹榮曾透露，把瑜伽動作引入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，也有達至冥想效果的意圖。鄧樹榮曾經在一個訪問中引用喬布斯的「現實的扭曲牆」理論，指出：「創意，就是說你能夠用另外一種角度，去看一些現存或潛藏的問題。」（潘德恩：〈人間失序——鄧樹榮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〉，《藝頻》）而世上種種的修行方式所欲達至的冥想狀況，正是讓既定觀念與習慣的框框鬆動所必須的。所以，在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，四名平凡不過的香港人最後之所以能夠打開心扉，直面自己，「去看一些現存或潛藏的問題」，除了跟因瑜伽老師缺席而帶來的短暫的特殊中空狀態有關外，恐怕也跟這種準冥想狀態有關。當然，演員在高難度瑜伽動作的異常身體狀態中，也有打開身體潛能的面向。這不正正是鬆動既定觀念與習慣的框框之最佳比喻。

必要之靜默

其次，在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引入瑜伽動作，也平添了演出在表演與節奏上的種種趣味。有時，演員在異常的身體狀態中對話或獨白，除了為對白背後的演出者打造了不同的內在性作底子外，間或也為演出塑造了某些近乎喜劇的神來之筆，意想不到，令人莞爾。就以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黃俊達與黎玉清的對手戲為例，當二人都處於瑜伽「嬰兒式」休息狀時，黎玉清卻突然側向黃俊達，問起對方性取向來。那種突如其來的逆轉，讓黃俊達與觀眾同樣措手不及，一則為黃俊達的措手不及及狀況打造了烘托背景，二則也以峰迴路轉的節奏變化，打造出某種近乎喜劇的表演趣味。事實上，在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，這一類表演與節奏上的設計與趣味，可謂俯拾皆是，而導演鄧樹榮秉持向來的簡約美學，表現可謂點到即止，行雲流水，言簡意賅，神采飛揚。

除此之外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也擅用「必要之靜默」，在某些時刻，為演出打造深厚的內在性。早陣子跟



幾位年青劇評人閒聊，他們都異口同聲的提到：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的角色都很多話，跟一般的話劇正劇作品無異。無疑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的對話與獨白，時露機鋒，在探索人生意義的課題上，用力甚深，實在精彩。然而，除了語言交鋒、形體探索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令人最印象深刻，恐怕是那些靜默的時刻，而所謂靜默的時刻，不單是演員齊齊噤口不語。實際上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的靜默的時刻，是舞台上連一點聲音與音樂也沒

有。導演鄧樹榮曾經提到，若果演出只有一種節奏，那就等於沒有節奏。就此而論，演出中的靜默時刻，有其必要。況且，最出色的演出要傳達的複雜思想與情感，總是意在言外，難以言傳。在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中，好幾次幾個角色一輪對話或爭吵後，換來的卻是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」的一片靜默。香港藝術，總是太吵，能夠駕馭「必要之靜默」的藝術的，少之又少，鄧樹榮是其一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?》就是例證。